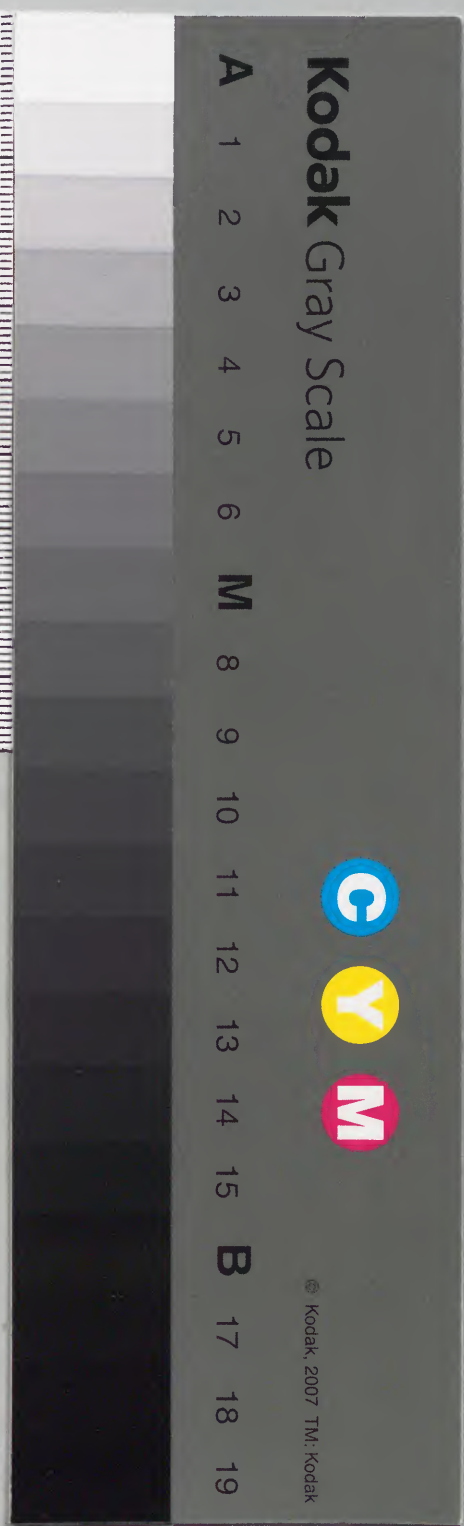


北史

卷四十五之四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19)
函號	別 10 1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韋文庫

裴叔業

夏侯惇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



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  
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  
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  
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同事明帝輔政  
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  
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爲  
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  
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  
不晝游爾齊帝崩廢帝卽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  
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

富貴亦可辦爾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  
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  
難未已不願爲南兗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咥之等  
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  
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壇塲且欲羈縻之白  
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  
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  
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  
輒當戮力自保若木介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  
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



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  
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  
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  
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  
叔業乃遣子分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  
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  
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  
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  
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禕之字文德

仕齊隨郡工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  
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  
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  
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  
郎天平中走於關中禕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  
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爲東秦  
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遷岐州刺史爲  
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  
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  
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



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人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  
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  
爵冀州大業賊起敕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  
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  
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  
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  
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  
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  
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  
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

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敕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  
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  
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  
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  
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之還  
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  
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  
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  
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  
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



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平合部曲欲圍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

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濟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非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掃灑植弟瑜染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旣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



以勳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救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

時爲州牧粲脩謁雍舍怒待之粲神情閒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特義未精而風韻可



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揚州大中正中書  
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  
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  
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  
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罍爾  
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  
沈酒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  
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  
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  
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  
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  
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  
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  
於梁子合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  
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  
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高高詔  
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  
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



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將與恒農太守王巽救  
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  
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潛圖叛逆衍覺其  
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鑿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  
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鑿平之除相州刺史北  
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  
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  
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關慶  
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  
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  
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  
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  
或謂之柳癩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  
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  
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  
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  
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  
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材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  
讎卽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



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  
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  
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  
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咲入魏卒於  
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岐州刺史椿  
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  
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爲豫州刺  
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  
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  
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鎗景明初賜

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大中  
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  
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  
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  
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闔慶胤天  
水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  
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  
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  
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



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  
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  
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  
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  
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  
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  
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  
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  
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  
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  
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  
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  
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  
以賞報爲徵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  
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  
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  
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爲政



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  
中歸誠本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  
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  
二百戶封頴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  
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  
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  
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  
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  
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間必擊我也

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去遺左右杖之二百不勝  
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  
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  
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  
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  
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  
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  
初夬與南人辛謏度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  
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爾脫  
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



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仍共酌飲時  
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  
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爾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  
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  
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噴  
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  
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  
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  
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  
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  
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  
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  
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  
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  
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爲奇士  
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  
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  
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



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  
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  
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  
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  
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  
業歸順元護替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  
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  
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  
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饑儉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  
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

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  
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  
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  
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  
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  
伍至青州仕女屬曰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  
爵爲子會頑駉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  
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  
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歛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尋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義兼賂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鄧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義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當恨恨爾世弼白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



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竝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鼎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麗樹軍士李忻榮張元亮士孫

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勲款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縣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



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  
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  
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  
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  
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  
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山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  
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  
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

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  
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  
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  
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克成都卽以益  
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  
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  
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  
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戍子建遣  
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  
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



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  
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  
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  
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  
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  
人擄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  
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  
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  
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

之因至搗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  
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  
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  
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  
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  
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  
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  
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持原命配洛  
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濟河人  
滑稽多智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



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  
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兗讜  
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  
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  
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  
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  
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  
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  
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

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  
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  
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  
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  
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  
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  
六十矣文成曰南人竒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  
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



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李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  
猷猷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猷拒  
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猷猷怒將有異  
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  
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材  
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  
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  
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

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  
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  
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  
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  
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  
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  
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  
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  
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尔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



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  
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  
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  
船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  
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  
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  
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  
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又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  
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  
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  
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  
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  
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三日便欲大縱  
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  
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  
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咲善與人交飲  
酒至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妹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  
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



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  
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  
人表乞藻爲駭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  
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  
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  
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  
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  
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  
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

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  
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闕才非古人庶亦不留  
賊虜而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咲曰今  
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  
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  
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爲其國郎中  
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  
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到立馳



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饑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爲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員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循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岍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員丘縣男帝



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爾裴叔業  
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  
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  
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  
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  
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  
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  
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  
竝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泚淮爲寇  
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  
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  
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  
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  
勰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  
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齊將馬儼裨連營稍  
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  
馬步千人南逆儼裨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  
遂大破之儼裨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  
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



三軍莫不壯之義陽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  
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  
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大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  
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  
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  
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爲南兗州刺史年  
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  
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遣勅子叔偉此吾  
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  
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  
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爲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  
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  
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  
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  
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於永同處永宗親  
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  
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  
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



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子遘石季龍太常祖  
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  
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材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  
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  
人乘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  
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  
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  
文武材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用  
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

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礮礮時融始死玄謨強引  
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  
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  
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  
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  
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宗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  
從叔乾愛爲斌法曹日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  
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  
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



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  
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  
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  
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  
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  
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  
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  
齊人知剄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  
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  
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

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  
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  
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  
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  
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  
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  
同孝武子子劬子劬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劬敗靈越  
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  
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劬劬  
勸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求活劬壯其



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  
豎眼卽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  
見而異之且竒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  
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  
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  
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  
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  
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其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  
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

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  
軍司法僧旣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  
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  
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  
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  
之豎眼旣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  
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  
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  
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  
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



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劍一口  
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  
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峻暴  
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休軍都  
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比梁州長史錫休儒  
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搃衆赴擊大  
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  
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  
妾兄唐崑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  
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

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  
公相州刺史長子敬利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  
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  
州聚歛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  
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  
以申和通之意除比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  
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  
本名爲字焉高祖恠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恠散  
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



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  
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  
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  
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  
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  
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  
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  
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  
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  
烈謝曰不遇鑿與親駕臣不免困於大羊自是陛下不  
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卽位追錄先勲  
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爲  
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卽位爲  
司空長史先是元義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又  
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  
大夫靈太后反政以義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  
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爲本州改瀛  
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  
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敘  
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



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  
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  
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竝不起世號徵君焉好  
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  
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統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  
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鸞舉兵攻東陽城  
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脩人也從祖金神麤中與高允俱徵位征  
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  
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竝相親友三遷

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  
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  
節行華州事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  
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  
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  
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  
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  
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



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特慶以從兄文學有才望因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瑩給事中特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大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負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

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詮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問世表性襟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



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  
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  
刺史前後在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  
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  
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  
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竝以才用  
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

寶寅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  
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寅兵糧  
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  
復拜尚書左丞旣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  
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  
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扇髀成都之喉嗑  
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  
兩茂其以大啟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  
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



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  
功名有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  
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  
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  
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  
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永暨眼文武器幹知名於  
時暨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  
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  
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  
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曾世表潘永基朱元  
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卷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  
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政垂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  
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  
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  
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  
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  
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  
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畢  
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  
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  
門齊身等而涇渭淹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  
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  
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没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  
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  
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十居莫定關  
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  
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  
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  
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



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  
汚隆獲衰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  
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  
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  
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  
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  
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

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  
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  
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筆早卒紹後聞筆聲  
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  
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  
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  
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  
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



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啟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况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



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  
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  
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  
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  
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  
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  
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衣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

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  
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  
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旣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  
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  
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  
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  
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  
不假元字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  
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  
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



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宜武崩坐與甄措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願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妻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妻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妻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



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  
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  
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  
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  
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  
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暮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暮父  
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

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  
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  
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  
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  
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  
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  
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  
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  
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  
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



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  
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  
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  
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墳下墳有盤石乃密  
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  
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  
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  
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  
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  
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此剋吉定  
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  
啟聖請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  
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  
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臣  
尚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  
卿袁翻曰周宮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  
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  
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



得非極離垂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  
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  
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  
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  
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  
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  
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  
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  
公方來居諫職審審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評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拆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  
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  
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秋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  
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入



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  
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僂以供其賦奔走以  
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  
闕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  
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  
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  
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  
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  
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  
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  
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  
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禩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  
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  
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哂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  
復百宮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  
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  
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赦罷朝普惠  
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  
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  
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讜退不肖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  
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廷  
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  
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  
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  
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  
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  
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  
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  
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  
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  
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  
自貽悔矣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絕之意  
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  
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  
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  
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  
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  
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  
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



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  
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  
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  
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  
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  
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  
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  
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  
詔訪寃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  
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  
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  
緝搆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  
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  
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  
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  
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  
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  
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  
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



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爲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聞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挫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幅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祈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敕送衣幅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萇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比連和旣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



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  
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  
慶庾萇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  
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  
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鑿輿行幸  
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  
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  
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  
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  
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  
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咲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  
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  
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  
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  
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  
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屈欲  
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屈已申  
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土馬  
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



淹家貧敕給車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  
淮敕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  
之策伏聞發落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  
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碣磔淹以黃河浚急慮  
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  
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  
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  
得相納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  
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  
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  
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  
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  
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  
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  
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  
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  
史遷錄事掌奏文察帝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



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  
討計發河北數州出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  
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  
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  
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  
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  
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  
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璫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  
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

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  
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  
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  
恤蠻左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與沮渠氏庫部郎父  
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  
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  
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  
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



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廐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岍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真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謫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念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強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念詣龍牙所龍牙語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



卿又曰安封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  
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  
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住所停念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  
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  
野君何不歸梁國念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  
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  
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  
乃引入見景雋景雋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  
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上後圖爲設食念強  
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  
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  
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  
來患動不獲相見念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王范勗  
景雋司馬楊膘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陳士馬之盛  
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念定陶縣子除員  
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  
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  
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  
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



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  
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  
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  
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  
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  
承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  
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  
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後

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  
損有關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  
詔從之燿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  
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  
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  
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濟流  
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  
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  
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



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  
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  
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鑠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  
珍斃與紹言便相噐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  
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旣  
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  
是以不耻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  
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  
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

寶寅友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賸巴三千生  
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賸也紇答此紹之  
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賸也帝大笑敕紹  
速行以拒寶寅功賞新蔡縣男尔朱天光爲關右大行  
臺啟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  
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雋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  
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  
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  
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  
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



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  
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  
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  
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  
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  
爲記室參軍遂爲元義所知義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  
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  
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  
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

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又旣賜死元興亦  
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  
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  
舍人大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義之  
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時有濟郡  
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  
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  
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  
符鹿念張耀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



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北史卷四十六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

弟躍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賈思伯

祖瑩

子瑛

袁翻字景翔東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



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

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旣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情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



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旣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垂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與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業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怙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梭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



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  
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  
會經詰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  
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  
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  
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獻  
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  
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劔閣豈伊曩載  
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畫一時才望梁郢  
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綠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  
戍階當卽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  
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  
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  
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強敵  
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  
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  
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  
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  
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



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  
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  
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  
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  
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  
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  
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  
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特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  
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  
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  
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  
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歷  
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  
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未遷涼州刺史  
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  
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  
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  
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



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且伊父愚謂蠕蠕一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紆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戒心一啟脫先據西河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



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  
之宜商量土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  
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  
功也且西徼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  
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  
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  
駉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  
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  
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  
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  
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  
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  
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  
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  
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  
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  
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  
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  
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



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  
武定中司徒記室叅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交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  
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  
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  
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  
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  
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  
世無子凡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  
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  
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  
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  
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  
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义女爲妻而王氏  
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脩爲首察又國之司憲知  
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  
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卽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  
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



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  
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  
連競欲遠送時旣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  
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  
人請爲立碑歛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  
以記功德勅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  
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  
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  
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  
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幾  
蓋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  
馮子琛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咲之語人云  
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  
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尚書郎十年  
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  
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  
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  
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  
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



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  
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  
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  
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  
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  
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太業初卒於太子  
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  
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  
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  
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  
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  
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  
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  
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滹漁  
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  
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  
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  
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啟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竒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



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  
耳唯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  
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  
四分之一州郡贖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固  
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剽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  
守著演贖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  
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今營營習習似青蠅今以白  
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  
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喅自相同矣浸潤之譖  
傾人壙矣成人之美君子責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  
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  
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  
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  
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  
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  
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  
今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  
載奔載趨或言或咲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  
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



其音籛篠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通其心是信是  
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未如之何習習宰詬營營無極  
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克趙高耳  
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  
喪邦又亦覆國嗟余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  
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  
宜其慎矣覆車其鑿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  
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  
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碣石敕爲僕射李平  
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  
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  
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  
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  
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  
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義執政朝野震悚懌諸  
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韋被辟命遂  
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  
藥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



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  
上䟽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  
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  
軍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破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  
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相表崇雖貴盛固  
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  
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  
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  
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  
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  
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  
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  
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  
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啟休之  
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  
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脩  
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  
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啟



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  
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啟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  
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  
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  
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  
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  
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  
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  
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

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  
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啟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  
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旦還并  
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  
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監脩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卽  
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襜甲手持白  
楛時魏收爲中書令朝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



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  
卿談咲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  
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  
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  
百姓飲食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  
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  
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郡  
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  
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  
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頰眉而已他日遵彥謂  
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  
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  
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  
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  
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  
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  
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  
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  
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



類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類乞就閒武平  
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  
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  
本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踈放內實謹厚年頗以峻  
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祔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  
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  
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  
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選風流名士也  
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選卒其妻窮敝  
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親  
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  
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  
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  
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  
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  
強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  
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  
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  
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西胡之歲爲齊



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勅  
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  
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  
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  
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  
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  
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魏歿後以先達  
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  
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  
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常  
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  
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  
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  
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  
正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  
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  
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  
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  
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爲蓮花形休之從



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提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  
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  
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疆字君大性踈脫又無藝  
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爲尚書水  
部郎中休之弟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  
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  
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  
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  
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  
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  
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  
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  
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  
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脩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  
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  
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  
遷革李廬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  
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偏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



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  
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岬造關城累年乃就東  
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  
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  
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  
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  
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  
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陵爲崔暹  
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

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  
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  
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  
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  
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  
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  
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  
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  
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  
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  
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  
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  
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  
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  
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  
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  
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  
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  
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  
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  
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  
難得厥衷周禮管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  
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  
當以天子齋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  
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  
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  
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  
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  
陰陽九六之數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  
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  
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  
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  
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  
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曰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  
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  
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凝議難可準信鄭玄云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  
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  
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摠章左个摠  
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  
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  
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



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  
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  
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  
曰公今責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  
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  
義所寵論者譏其趨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文貞子彥始武定中淮揚大守思伯弟思同  
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爲鄉

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  
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竝不降莊帝還宮封營  
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竝爲侍講授靜帝杜氏  
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  
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爲青州別駕清河崔光  
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  
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誠子姪不聽  
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  
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翼隆精服氏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翼隆乖錯者一十餘條



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  
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異隆  
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異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會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  
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  
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  
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徃行位中書侍郎鉅鹿  
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  
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  
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  
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  
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  
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  
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  
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  
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  
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  
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  
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贖  
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勅



令掌魏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  
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  
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  
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  
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卽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  
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  
人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

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  
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  
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  
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  
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  
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  
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  
介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  
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介朱光入焚燒樂署鍾石  
管弦略無存者勅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



與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祚  
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  
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  
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而  
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  
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  
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瑒襲

瑒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  
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

興州刺史乃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  
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瑒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  
授瑒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矢大爲僚類所賞時  
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  
遠嫁詩二首瑒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瑒性疎率不能  
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  
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  
儻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  
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瑒宿出山東大文陵并襄朱七  
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擲樗蒲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



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  
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瑛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  
通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  
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瑛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闕致請  
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瑛又委體附參軍  
事攝典籤陸子先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  
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瑛自言不署歸罪子  
先神武信而釋之瑛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  
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瑛懷中得之見  
者以爲深耻所乘老馬常稱驪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  
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瑛早狎於衆中嘲瑛曰卿  
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驪駒奸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誼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  
於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瑛髻上得之  
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  
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日  
不須也瑛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  
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  
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



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  
檢珽卽引伏禱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殺  
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禱武謂陳元康溫子昇  
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  
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  
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  
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  
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情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  
私有心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  
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一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

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謹季璩等叔謹以  
語揚情情頓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  
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通  
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  
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逃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  
命便尔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  
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頒五經  
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  
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  
二十八



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瑳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瑳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備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瑳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莫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瑳尚藥丞尋選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瑳奏事瑳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憂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卽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瑳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瑳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瑳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



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瑛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瑛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王上相解瑛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瑛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

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瑛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瑛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尔乃誹謗我瑛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



其儉餓故收養之瑛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鐐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瑛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余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瑛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踈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命以土塞其口瑛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勲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  
臣意上言瑛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瑛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瑛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



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瑛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啟請誅琅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瑛欲以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媼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瑛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往察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瑛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瑛瑛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瑛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



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瑛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瑛不合之狀并書瑛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瑛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瑛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瑛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

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瑛自是專主機衡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瑛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瑛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



望因此坐弁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  
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  
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  
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  
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瑛日以益疎  
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  
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  
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  
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救受賜十  
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瑛侍中僕射出爲北徐  
州刺史瑛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瑛遣人推出栢閣  
瑛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瑛  
於朝堂大加譴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瑛不閉城門守  
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  
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瑛  
忽令大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  
城瑛棄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  
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鸞縱鎗  
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



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通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脩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雋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



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北史卷四十七終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朱榮

子文暢

從子兆

從弟彥伯

從弟仲遠

世隆

世承

榮從祖兄子天光

榮從父弟彥律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介

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

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

康德于五年重修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

一



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  
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  
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  
代勤繼爲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旣以外親兼  
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  
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  
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  
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  
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羣  
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蓄息白是牛羊馳馬

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  
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  
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  
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  
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  
明帝時以年老啟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  
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  
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  
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  
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



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  
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  
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  
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  
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  
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  
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  
冀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  
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  
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

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見而臨四  
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  
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  
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  
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  
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  
銅鑪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  
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  
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  
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卽位詔以榮爲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顧左  
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  
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  
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  
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  
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  
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  
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  
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  
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

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躍  
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  
雋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  
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  
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亦朱氏與其衆咸稱萬歲  
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  
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言當迎天  
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言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  
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  
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二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



入京卽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  
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  
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成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  
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  
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  
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  
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  
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  
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  
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

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  
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  
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  
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憊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  
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  
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  
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  
詔從所表又啟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  
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  
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荊洛陽河陰執事之



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  
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  
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  
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  
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  
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  
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比列陣數十里箕  
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  
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  
馬逼戰刀下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  
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  
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  
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  
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  
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  
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  
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  
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  
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  
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



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出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  
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  
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  
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  
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  
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  
進滎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

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  
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卽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  
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  
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  
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  
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  
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  
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  
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  
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



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更  
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  
微茂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  
勢至乃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  
不違榮曾啟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卽從  
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旣有大功爲國  
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啟數  
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  
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  
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肉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  
如此我父本日卽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爲  
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旣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  
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  
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幽  
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  
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  
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  
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  
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



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



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識  
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暗爲衆  
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  
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  
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  
挽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  
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  
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  
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  
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

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  
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  
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  
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  
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  
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  
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  
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  
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  
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余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



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卽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

此女婿力微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



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以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余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

一日暫入卽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蕃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



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  
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  
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  
酣耳熱必自臣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  
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勤儻日暮罷歸便與  
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  
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驥嫌卽行恐害左右恒有死憂  
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卽射殺之曾見沙  
彌重騎一馬榮卽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  
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

錢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  
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輶輪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  
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  
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  
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  
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  
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  
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義羅武衛將  
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義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  
靜初轉襄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



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爲王其姊魏  
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  
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  
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  
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  
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蕪戲能中者卽時賞帛胄  
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  
暢爲任氏家客蒞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  
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義羅爵梁  
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  
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  
令章永與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  
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  
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  
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  
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  
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  
僕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  
好婢賂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  
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



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  
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口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  
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  
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  
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  
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  
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  
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  
前鋒都督孝莊卽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

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  
延明顯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汾州刺史尔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暉立授兆  
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  
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尔朱家欲度河  
用尔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  
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  
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  
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



子汗辱妃嬪縱兵擄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  
光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光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  
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爾伐君  
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  
出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光具申意光不悅曰還自  
高兄弟有言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  
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  
報之神武曰光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介朱  
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光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  
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光克京師孝莊幽繫  
都督尉景從光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  
駟詣光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  
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特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  
是西還仍與光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  
內光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  
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光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  
晉陽光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頗爲步蕃所敗於是  
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  
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光乃分三



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  
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  
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  
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  
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  
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  
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  
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  
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曠意  
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

驅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  
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  
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爲皇后  
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  
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  
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  
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  
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  
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  
節閔帝封爲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彦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  
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彦伯性和厚永安  
中爲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彦伯敦喻往  
來尤有勤款帝旣立尔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爲忿恚將  
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彦伯  
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醺彦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  
子恭黃門郎竇瑗竝侍坐彦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  
臣相持於河內當尔之時旗鼓相望如天隔寧期同  
事陛下爲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  
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  
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  
司徒公于時炎早有勸彦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  
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彦伯於兄弟之中差  
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彦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  
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彦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啟  
陳神武義功旣振將除尔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彦伯  
知彦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  
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  
末四月初楊灰敷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  
樹不須梯至是竝驗于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  
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  
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  
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  
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  
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路涉經史  
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  
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  
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

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  
拜金州摠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  
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尔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  
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  
爲奸詐造榮啟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鬼  
無行業及孝莊卽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  
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慮比  
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  
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



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尔朱榮死仲遠勸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竝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

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尔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尔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



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  
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  
顥旣克榮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  
官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介朱榮每屏人言  
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  
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  
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  
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  
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  
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  
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  
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  
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  
牧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  
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填自詞色甚厲世隆  
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  
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  
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  
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  
跡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



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凡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斯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旣摠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計閔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旣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槩忽聞苟上談然有聲一苟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竝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



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儼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盡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

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輟轅爲顥所禽顥讓而齎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

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



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與齊神武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歛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灑波津爲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

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揔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怛寅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



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忒寅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  
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寅相拒於安定寶寅敗還建義  
元年夏醜奴擊寶寅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特獲西北  
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  
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  
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  
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  
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  
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  
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  
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寅  
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  
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  
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  
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  
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  
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  
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  
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  
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



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梁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牛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命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服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振尒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還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



不酷暴比之兆與何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顛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顛戮邢杲擄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覲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主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剥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於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史卷四十八

終

北史卷四十八  
及作



